

## 濉溪,一个有风的地方

高翔

濉溪,地处苏、鲁、豫、皖四省交界的一座皖北小城。

1923年,民国政府在清朝驿道基础上修建的宿县至蒙城的土路,从这儿经过,成为濉溪历史上第一条公路。

2024年,濉溪县公路总里程达到3645公里。高速四通八达。国省干线往来交织,县道蛛网铺陈,乡道阡陌纵横,村道抵田连户。

一条大道,串起沿路风景,引来四方游客。在濉溪古城聆听琴声悠扬,在淮海战役故地感受军歌嘹亮,在柳孜遗址回望滔滔运河,在临涣茶馆品品“棒棒茶”香。

一条条延伸的公路,构建起物流奔涌的生命线。不光是传统的煤炭、粮食、口子酒,还有“醉牛”、花卉、方便面。

人享其行,物畅其流。一百年,终于,这里成为有风的地方。

关于公路,濉溪人有一段并不美好的回忆。

濉溪县南北长77公里,东西宽53公里,县城位于最北部。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,全县的乡村道路还到处坑坑洼洼。从县城到各乡镇,远的要半天,近的也要几十分钟。而且货车多,所过之处,尘土飞扬,遮天蔽日。骑路集严重,逢农村赶集日,堵上个把小时,已是家常便饭。

当时有一个笑话在坊间广为流传。县城通往各乡镇的道路中,去百善镇的最好,水泥路面,双向四车道。大家说,因为那里有殡仪馆,修条好路送你最后一程。即便如此,最后还有一小段路是坑洼不平的。

45岁的谢心想是濉溪县“四好办”工作人员,一家三代公路人。他清楚地记得,小时候在修路工地上看到的场景。一个人挨一个人,有的戴着帽子和口罩,有的干脆头上裹个毛巾,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。他们先是在马路中间立个三脚架,吊个大筛子,然后一锹一锹地将灰土过筛。尘土飞扬,面对都看不清脸面。干着干着突然下起雨来,大家赶忙七手八脚地搭好塑料薄膜保护灰土,到附近的商店里躲雨,没一会,雨又停了,他们就扯开塑料薄膜接着干。

那时候修路基本上靠人力,铁锨、扫帚、爪钩子、人力车架子是主要工具。不光石灰掺土,要人工翻;就连铺路的油都要自己炒,在工地上支起两口大锅,像炒瓜子一样,将原料炒出。尽管如此,一年下来也就只能修几公里。谢心想唏嘘不已。

等到21世纪初,谢心想参加工作时,条件就好多了。什么挖掘机、推土机、搅拌机、摊铺机、压路机等机械设备都有了。濉溪公路和时代并进,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。“不仅仅是设备改善了,政府投资也是逐年增加,和以前比呈几何式增长,根本不是一个体量。现在一条6.5米宽的沥青路,每公里造价200万元,县、乡、村道每年的养护标准分别是每公里1万、5000、3000元,以前能有几个钱?”谢心想语气中不无自豪。

经过畅通工程、扩面延伸、交通扶贫、提质改造四个阶段,濉溪县的交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2006年,全县开始修混凝土路,2022年,实现各村通硬化路。2024年,全县213个行政村中,189个村通了6.5米宽的沥青路。

从土路,到砂石路,到水泥路,到沥青路,再到沥青混凝土路,濉溪公路发展史是一部蝶变史。管理也向制度化、科技化、信息化转变。

濉溪县建立了三级路长制,每个镇明确2名专管员,严格培训上岗。在全县范围设

置24座非现场动态执法卡点,国省干线公路全覆盖,实现治超全天不间断执法。自行研发了综合管理平台APP系统,建立数据采集处理长效机制,开展路况评定自动化检测工作,总长近2800公里的省道、乡道、村道,每个月保证巡查一遍路况,巡查养护轨迹在平台上一目了然。

2024年,濉溪县荣获第四批“四好农村路”全国示范县称号。濉溪县一鼓作气,实施建设农村“进村入户”道路工程,计划用十年时间,投资约十亿元,按照3.5米—4.5米四级公路的标准,修建村内道路及巷道,将路修到家家户户。首批选3个村作为试点。一开始,交通部门工作人员还有所顾虑,材料费由政府出资,工钱毕竟要受益的农户集资,他们有没有意见,愿不愿意?没想到,工程启动后,老百姓非常踊跃,集资异常顺利。

要想富先修路,已然成为濉溪上下的共识。截至2024年底,濉溪县高速公路、国省干线394公里,县道457公里,乡道843公里,村道1951公里,公路网密度183.44公里/百平方公里。全县公路由线变网,由窄变宽,由通变畅,由行变赏,一路一景。

周一从家里驱车到30公里外的工作单位,接下来吃住在道班,夏天早上6点上路干活,冬天则是8点,路面脏了要清扫,路面破了就修补,每天巡查来回至少100公里,周五下班回家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铁佛养护中心6名工作人员周而复始着这样的生活。

20世纪90年代初期,赶上最后一班接班福利,参加工作的王建才,如今担任铁佛养护中心主任。说起辛苦,他不以为然:“我们2014年由以前的几个乡镇道班整合而成,主要负责县域西北部的张百路、铁白路等6条县道168.5公里的道路日常养护管理,突击抢修等机动任务。现在机械化程度高了,比起以前好得太多了。”他指了指身边的一众养护车、装载机、洒水车、路面清扫车。“以前哪有这些设备,养护公路全是手工干。拎着水桶,扛着扫帚、铁锨,看到脏的,用扫帚清洁;遇到路面高凸的,用铁锨铲平;碰到坑洼,就用路边水沟里的水拌泥土和砂石来填补。夏天一身包,冬天一身霜,晴天一身尘,雨天一身泥。我父亲就是干养护工的,我印象中,小时候很少见到他。每天凌晨三点就出门了,回家时我都睡着了。一天下来,不说干活,光走路就得有几十公里。劳动强度那么大,食堂里有个白馍馍,自己都舍不得吃,要带回来给我们姊妹弟兄5个。那时候,一个星期只休一天,我最高兴的,就是父亲带着我们去河边逮鱼。哥哥在上游赶鱼,我们在下游用桶捞……”说到这儿,王建才的脸上绽放出笑容,他的眼光投向远方,沉浸在他记忆之中,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,好像父亲从未曾离开。

早已习惯了这种工作,王建才对于“坚韧”“奉献”“热情”这些词儿,甚至有点惶恐。“除了照顾家里面少点,还有夏天辛苦些,其实也没什么。我们干的就是这活儿。”他憨厚地笑了笑。

不管时代如何变迁,公路人的思想是一样的,一样的朴实,就像铺路的石子。不管时光如何流逝,公路人的情怀是一样的,一样的执着,恰如脚下的道路。他们的脸膛都是黝黑的,皮肤都是粗糙的。不会高谈阔论,更没有豪言壮语。只有谈及家庭,孩子时,偶尔露出会心的笑容。他们不光接了父辈的班,更传承了父辈的精神。不同的是,父辈修的是普通公路,他们则是打造品质示范路、文明和谐路、平安畅通路。相同的是,

他们肩上都挑着重重的担子,一头是公路,一头是家庭,分量一样重,味道也一样甜。

三

仿佛一夜之间,濉溪县动起来了,活起来了,热闹起来了。

70多岁的老汉早上从自家的菜地里采摘一麻袋蔬菜,到县城的菜市售卖,中午收摊,回家吃饭。

家住集镇的老两口,以前购物看病选择离家更近的邻市宿州,几十年没来过濉溪县城了。现在,也没什么事要办,专门抽出一天时间到县城转转。

以前临涣茶馆的茶客多是当地居民,还有少量的摄影家和驴友。如今,县里其他乡镇的动员五六个人组团去临涣喝茶,中午吃了烧饼,喝羊肉汤,回来顺手带点包瓜、酱菜等当地特产。

这一切,都得益于“村村通”公交。2016年,濉溪县由政府出资5000万元,收购全县各条线路农班线的运营权,同时每年补贴4000万元,大力发展绿色公交,推进公交线路向集镇、矿区、学校、景区等延伸,实现每个村都通公交。进城一块钱,全县一个价。并且对70岁以上老人、离休干部、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者、二级以上肢体残疾人、盲人、残疾军人、现役军人等七类人群免乘车费。而此前,从濉溪县城到最远的乡镇双堆集坐车需要十七八元,如果碰到节假日还会涨价。

出门就有水泥路,抬脚便上公交车,市民们用脚投票。表达支持。与此同时,一幕幕温馨的故事在绿色公交上演。

2021年的一天,司机跑到总站,乘客下完后,发现某处角落里遗留下一个尼龙袋子,打开一看,除了衣服外,还塞了3万元钱。调取监控发现,失主在县医院下的车。几经打听,将看病的救命钱归还原主。

一个夏天的晚上,已经收工的司机从南坪派出所经过时,一个老太太摆手示意停车。得知她要到十多公里外的双堆,顺路的司机让她上了车,把她送到目的地。

铁佛有个乘客,家庭条件困难,孩子生病,要定期去县医院治疗,他又不在免费的七类人群之列。公交公司得知情况后,在开会时,把这位乘客介绍给各位司机认识,让他免费乘车。

一位司机在小吃摊吃饭时,听到旁边的闲拉呱,说前一日有东西落在了公交车上。主动上前询问乘车的时间、班次等具体情况,然后在公交群里发信息,很快便找到了丢失的物品。

濉溪恒瑞公交公司驾驶员高华或亲历或见证了这一切,早已习以为常。而一个善举就是一束光,点亮黑暗,修补信心,也为濉溪这座好人之城做着生动的注脚。

今天,55条公交线路覆盖濉溪所有镇村,341辆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奔驰在宽阔的乡间大道上,年运送乘客2400余万人次,单日最高达17万人次,平均每年为全县群众出行节约资金近2亿元。实施“交邮合作”,快递进村,方便了村民;农产品出村,村民鼓了腰包。民生工程畅通了群众出行“最后一公里”,既赢得民心,也赢得荣誉。濉溪县获评“安徽省城乡客运一体化示范县”“安徽省第一批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”,获省5A级(最高等级)荣誉称号。

凡是过往,皆为序章。从无到有、从有到好,从城市到农村,从农户到厂房,畅通南北,纵横四方的路网,是一代代公路人用青春和汗水,在大地琴弦上奏响的华美乐章。唯愿桥都坚固,道路都光明,生活处处都是有风的地方。

来而英勇不屈、抵御外侮的不朽丰碑。

100年后,凶恶的日本强盗又打来了。同样面对外侮,三元里再行义举,用抗英时期的土炮回击日本强盗。面对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,三元里人民提出“宁卖祖宗田,不丢祖宗声”,拒绝听日文讲课,维护我中华血脉,不当亡国奴。

多难兴邦,历经100多年的屈辱和抗争,1949年,中国人民彻底站起来了。自此,三元里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。改革开放以来,三元里所在的珠三角勇立潮头,敢为天下先,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齐头并进。如今的三元里是广州市白云区的示范首善社区,年生产总值超500亿元,居白云区前列。

当年的平英团所在地已辟为抗英斗争纪念馆,紧邻的三元里古庙内两尊抗英土炮完好陈列着。看到这些,心中的丰碑更加清晰起来,不仅有实物的丰碑,更有精神的丰碑。

丰碑这样昭示:只要有那么一口气,只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怒发冲冠,就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不被敌人吓倒。无论是西洋的红毛鬼子,还是东洋的矮脚鬼子,何足惧哉。当年三元里人民的锄头钩叉可以打得侵略者抱头鼠窜,如今经济科技都站在世界前列的中国人民足以使任何魔鬼缩起魔爪、脚下发抖。

三元里自古孝义传家,抗英斗争响彻云霄,建立起一座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站起

来而英勇不屈、抵御外侮的不朽丰碑。

100年后,凶恶的日本强盗又打来了。同样面对外侮,三元里再行义举,用抗英时期的土炮回击日本强盗。面对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,三元里人民提出“宁卖祖宗田,不丢祖宗声”,拒绝听日文讲课,维护我中华血脉,不当亡国奴。

多难兴邦,历经100多年的屈辱和抗争,1949年,中国人民彻底站起来了。自此,三元里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。改革开放以来,三元里所在的珠三角勇立潮头,敢为天下先,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齐头并进。如今的三元里是广州市白云区的示范首善社区,年生产总值超500亿元,居白云区前列。

当年的平英团所在地已辟为抗英斗争纪念馆,紧邻的三元里古庙内两尊抗英土炮完好陈列着。看到这些,心中的丰碑更加清晰起来,不仅有实物的丰碑,更有精神的丰碑。

丰碑这样昭示:只要有那么一口气,只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怒发冲冠,就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不被敌人吓倒。无论是西洋的红毛鬼子,还是东洋的矮脚鬼子,何足惧哉。当年三元里人民的锄头钩叉可以打得侵略者抱头鼠窜,如今经济科技都站在世界前列的中国人民足以使任何魔鬼缩起魔爪、脚下发抖。

## 顺其自然

赵光明

4月,人民路小区的新家飞来一对稀客,两只美丽的鸟儿不停地在厨房、门厅玻璃窗外徘徊。它们通体羽毛为灰色系,体型如鸽子般大小,脑袋相对较小,儿子在网上搜索后确定就是斑鸠。

### 归来的“老房客”

我们是去年买的二手房,搬家前打扫卫生曾经在卫生间的玻璃窗外发现一个空荡荡的鸟巢,当时当成废弃巢穴给清理干净了,仅窗框间隙里密密麻麻的鸟粪就耗时10多分钟。

联想到前户主的这套房子曾长期闲置,或许它俩才是原住民。鸟巢见证了它们繁殖孵化幼鸟的艰辛。新繁殖季到来,发现旧巢不见的它们有些不知所措,准备在附近勘察、重建。接下来的几天,每天清晨都能够看到它俩劳作的身影,嘴里叼些小树枝什么的。很快,厨房窗外已经堆积了不少筑巢材料。

### 两只鸟儿的“倔强”

看着它俩如此辛苦,我也格外地内疚。自己搬新家,却把它们的房子给拆了,于是到外边捡了些小树枝偷偷搬到斑鸠夫妇新窝的位置,也算一点补偿。斑鸠夫妇似乎接受了这个善意,继续筑巢。

然而,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追悔莫及。为了让斑鸠夫妇尽快住进新家,特意为它俩和未来的宝宝量身网购了一款特大号鸟巢,夜晚趁斑鸠夫妇不在,悄悄放到厨房窗外的另一侧,期待给它俩一个惊喜。然而,斑鸠夫妇第二天始终没有出现,隐隐有种做错事的念头。第三天,第四天……仿佛忘记了这个老家的存在,附近也没有看到它们熟悉的身影。

应该是这个凭空出现的豪华鸟巢吓到了斑鸠夫妇。一种莫名的失落与内心弥漫在心头,再次把鸟巢移到门厅的窗外。然而,时至今日也没能令它们“回心转意”。

### 做对“大邻居”

斑鸠夫妇的离奇“失踪”,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几分惆怅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每次走进厨房,都会条件反射地瞄向窗外,期待着那对熟悉的身影再次现身。

特意撒下的一把小米还在窗台,硕大的人工鸟巢虚位以待,正是人间四月天,葱绿小区鸟语花香映入眼帘,然而与鸟为邻的梦幻场景从此消失。

之前的几天因为担心惊扰到它们,甚至都没有用手机拍下一幅照片。倒是老婆大咧咧地为它们留下一张倩影,弥补了些许遗憾。一边是发自心底默默地道歉,一边满心地期待。清晨在楼外清脆悦耳的鸟鸣声中走进厨房,窗外依旧是空落落的栏杆,和东侧角落里半拉子工程的鸟巢。

或许斑鸠夫妇还会归来,或许缘分已经消失,那就顺其自然吧。相信它们也会在小区里,在附近周遭筑造新的暖巢。即便做不成小邻居,也可以做大邻居,同属于相山,淮北,安徽,中国……

独乐乐,不如众乐乐。与鸟为邻,这道美好的风景线融入广袤的大自然赏心悦目更和谐!

## 听雨

祁雪林

我静坐着听雨  
听它不紧不慢地嘀嗒轻吟  
看它悄然滴湿每一方角落  
这雨,下得迷茫又孤寂

五月的雨携着缕缕冷气  
轻拍在我蓬乱的发梢  
此刻,心底有多少纷扰愁绪  
如雾霭般,不可触摸  
下得迷茫,又透着孤单

每一滴,都似尖锐的针芒  
刺痛着我那被时光雕琢的心窝

田梗之上,本应是丰收的欢畅  
此刻却被这雨织就的愁网紧紧捆绑  
麦穗低垂,宛如沉默的诗行

这雨,宛如时光悠悠的叹息  
道尽了生活的无奈与岁月的沧桑

我站在这雨中,如一尊沉默的雕像  
任愁绪如疯狂的藤蔓,爬满心墙

## 乡土,乡土

李臻

乡土文学是我西北求学念家乡时最好的慰藉。

走近乡土,风物美,人情真,人性淳,美不胜收。其中作家刘亮程所著的《在新疆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等作品在他乡陪伴了我数年,让我不能忘却梦中那广阔的皖北平原。

文中有夏黑冬黄的两窝蚂蚁,数百木棍垒成的猪圈,梁上挂,墙角倚的农具,还有牛马牲畜的荒唐事。滚着长大的西瓜,被藏起来的一河水,韩老二那阳间的黑,还有飞不稳的老蚊子,没头的偷苞米的贼……这是他的乡土。

文中有夏黑冬黄的两窝蚂蚁,数百木棍垒成的猪圈,梁上挂,墙角倚的农具,还有牛马牲畜的荒唐事。滚着长大的西瓜,被藏起来的一河水,韩老二那阳间的黑,还有飞不稳的老蚊子,没头的偷苞米的贼……这是他的乡土。

文中有夏黑冬黄的两窝蚂蚁,数百木棍垒成的猪圈,梁上挂,墙角倚的农具,还有牛马牲畜的荒唐事。滚着长大的西瓜,被藏起来的一河水,韩老二那阳间的黑,还有飞不稳的老蚊子,没头的偷苞米的贼……这是他的乡土。

文中有夏黑冬黄的两窝蚂蚁,数百木棍垒成的猪圈,梁上挂,墙角倚的农具,还有牛马牲畜的荒唐事。滚着长大的西瓜,被藏起来的一河水,韩老二那阳间的黑,还有飞不稳的老蚊子,没头的偷苞米的贼……这是他的乡土。

文中有夏黑冬黄的两窝蚂蚁,数百木棍垒成的猪圈,梁上挂,墙角倚的农具,还有牛马牲畜的荒唐事。滚着长大的西瓜,被藏起来的一河水,韩老二那阳间的黑,还有飞不稳的老蚊子,没头的偷苞米的贼……这是他的乡土。